

去九份那天，飄著雨，冬天的雨。車經台北內湖高架橋時，側看101那蓮花瓣大夏和高高低低的樓群，半隱半現在朦朧裡，漸行漸遠，消失在朦朧中。這樣的天氣去九份或許是注定與老天心有靈犀吧，那種悲情感覺，從一上路就相伴而來了。

九份在山裡，在台北東北方向的山裡，那裡曾經是台灣最大的金礦。為什麼叫九份，當然有故事，就像許多有著稀奇古怪名字的小城一樣，暫且就不講我知道的典故了，也許你自己會發掘出一個不同的故事版本，如果你願意去瞭解的話。

因為下雨，又是山路，我們小心翼翼地開著車。其實“山”不是高山峻嶺也沒有古樹參天，但細雨中郁郁蔥蔥蜿蜒起伏地山巒，還有山下閃亮的水沿著彎曲的海岸一直伸向基隆，看著別一番風味。當時想起駕車行駛在澳洲南部的大洋路，想起當年騎著自行車頂著烈日爬行在青島去嶗山游玩的山路上，想起許多次游歷海邊的情景。都是陽光明媚，迷人的景色，歡快的歌聲。同是沿海山路，而今身邊的景致則渾然不同。

到九份的時候細雨加上薄霧，不是霧，是置身於從山下飄上來的雲裡。沿著一窄小的石階往上走。石階的縫隙裡長著青苔，兩邊的房屋依山而建，哪一戶門前都擺滿了花草，即便不擺這些花盆，漫山遍野的花草也幾乎要蔓到家家戶戶的門前了。有些住戶的門前擺放一條木板，木板被歲月磨礪的油光黑亮的，可能是為遠道而來的遊客歇腳的，更多的可能是舊時人們坐在門前納涼聊天的吧。石階路彎彎曲曲的通往坡頂九份的主街，基山街。這主街幾乎貫穿整個九份，石板鋪就，倚山起伏。九份曾被冷落了多年，因為金礦挖空了，很多人離開這裡去各處找生活。聽說因著電影《悲情城市》而再為世人所知，經當地居民努力經營，逐成為著名旅游小城。看這街道上的建築，多為近百年老屋，凹凸不平，光滑透亮的青石板路面呈現著年代的久遠。雖說是小城，這裡亦有著幾處台灣之最，除了金礦博物館，這裡還有台灣最古老的戲院“升平戲院”，有清代所建書院，這裡還是芋圓的發祥地，“賴阿婆芋圓”當然是一定要嘗一嘗的。因此，九份儼然不一定是因著一部電影而走紅的，它的風格，它的品味透漏著經久的風華和濃郁的文化內涵。

九份是低調的，雖然從街頭到街尾掛滿了紅燈籠，商店餐館鱗次櫛比，遊客如織，有時人聲鼎沸，但九份的本性就是與世無爭，遠離都市繁華，悠然於山的寧靜處，聽山的靜謐，看海的潮汐。那天因為下雨又是冬季，街上遊人不多。趁此我們可以靜心欣賞小城風韻。漫步在基山街，品味著“冬天來台北看雨”的感受。青石板路面高高低低，油黑閃亮，泛著天光。老商舖外黑門青瓦，裡面明淨整潔。有一商店，名曰“小城故事”，裡面飄出鄧麗君淡淡的歌聲。小城故事這首聽了千百遍的歌，在此更深地體會到那曼妙的曲調和柔聲呼喚。往前走不遠處是一所早期的學校，據說是台灣尚存不多的清代所建書院之一文開書院。看來當時的九份盡管遍地溜金可人們沒有忘記為知識和未來留有一片天地。在基山街和豎崎路的交界處豎著一個牌子寫著“悲情城市”，好像是九份的象徵，其實也似乎是整個台灣的象徵。可能正因為它的低調與內涵，侯孝賢才選了這裡為拍攝地。其實不止侯孝賢，有許多文人墨客鐘情於九份，包括宮崎駿拍攝《千與千尋》時亦在九份覺得靈感留在影片中許多畫面。

在基山街的一個拐角處有一觀景平台，幾個攝影者支著三腳架，撐著傘在拍攝雨中的深澳漁港，模糊不清的岬角伸向海中，汪洋一片，不知他們能否拍

憶九份

張仲衡

得好。旁邊是一間茶坊，我看了下門匾是“山海觀茶坊”，可惜不是阿妹茶樓，無法浮想少女千尋靈動在茶樓的畫面。不過這山海觀茶坊居於基山街至尊好位置。迎門一整面牆裝點的滿是精瓷陶藝，臨山崖開了一排窗。臨窗而坐，各自點了茶，我點了一小壺蜜製金桔茶，是我最喜歡的。晶瑩的小玻璃茶壺金黃色的茶水透著溫馨。平時人滿為患的茶坊，今天客人不多，都是低聲細語，似乎都有個默契，守護著這份寧靜和迷人的氛圍。品著茶香，隔窗遠眺，山色煙黛，滄海茫茫。有著北方那種山海豪情，亦有江南絲竹細語，這是九份的山和海。在山海交界的海面，偶有雲隙開處，波光粼粼閃亮，那裡就是台灣的盡頭了吧。茶樓或咖啡廳是個神奇的地方。在大柵欄的茶館裡，老舍看到了半個社會。盧梭曾在埃菲爾鐵塔上的咖啡廳看著大巴黎思想著人類的平等，海明威躲在哈瓦那的小咖啡屋裡，面對一杯咖啡抒發老人與大海的波濤和那條大魚搏鬥的情懷。我想就在這窗邊我的桌旁，或者就在我的座位上，是否曾有靈感降臨在某人的腦袋裡。旅行總會激發人的想象，坐在異地他鄉的茶樓裡想象的一定不是家裡的鍋碗瓢盆。

有篇文章說：“來九份別急著非看什麼、非吃什麼不可，那麼，你所得到的，會遠比想像要多。”我理解這可能是某一種感受。實際上來九份你不看也得看，各具特色的小店琳琳勿勿間間相連。不吃也要吃，那滿街的小吃，令人目不暇接。從魚丸到阿婆芋圓，那色香味俱全的誘惑，不吃豈不遺憾。那沿山蜿蜒曲折的街巷，低垂的房檐，商舖古樸優雅，幾處經典新潮。還有延綿的山巒，遠處的千卷浪花，你怎能不看。只能說，在九份你看，你吃，你喝，你感受。你所得到的會遠比想像的多很多。雖然我只是到此一游但我感到九份人有勤勞，創新，追求完美的特質，又有濃厚的懷舊情懷。小吃攤的小吃都有一個出處的故事，游品店裡的商品幾乎沒有重樣的，大都自創，各具特色。就像亨利屋，手繪的石頭貓實在讓人愛不釋手。

信步老街，行至巷尾，不知不覺時間已晚，雨已停了，幾縷霞光從雲隙間投下照在遠處是山野上，斑斕溫暖的色彩，在冬日的傍晚如此迷人。再到金礦博物館時已是華燈初上。據說這個博物館是礦工們用自己的退休金建立的。我不由向這些礦工致敬，總以為礦工淘金就是一門為了金錢，可是這些礦工卻有這樣的情懷。

一個地方的存在，總有它的理由。任何輝煌顯赫終有落幕。幾乎所有金礦都有崢嶸和沒落的經歷，九份也不例外，那流金歲月，那些紙醉金迷，昔日輝煌，隨著地下的金礦被掏空殆盡，逐漸遠去。人們離開九份去追逐新的機會，留下了漫山遍野的礦坑和那些高高低低，延綿在山上的老屋。清式的，民國的，日據時期的，這也為今天的九份留下一筆財富。很慶幸當年的淘金者沒有像去墨爾本華人淘金者那樣，挖個地坑搭個草棚，潦草地蝸居著，而是住有所居，體面地有聲有色地生活在這裡。否則九份絕不會有再度登場進入人們的視線。

天已暗，月朦朧，燈光低垂，人影憧憧。日本有一首歌謠“荒城之月”。其歌詞是：

歲月如流春已去，消逝花叢裡，
狂歡時節最難忘，燕爾新婚時。
荒城繁華今何在，歡聲已沈寂，
悠悠往事如雲煙，朦朧月色裡。

對九份來說這或許不是十分恰當的寫照，似乎太過傷感，但總不免有些聯想。九份有過去也有今天，時光沒有把它塵封，卻為他磨礪出閃光的經典，積澱下豐厚的遺產。九份還有許多可看，可欣賞，可回味的地方，只是我的行程太倉促，我想一定要重游九份，在這小住幾天，從九份到金瓜石。這裡的確是一個值得重游的地方。

► 因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似乎成了九份的象徵。

澳華新文苑

第1170期(B)

新編說文解字

靡靡

新編說文：批評與自我批評

有在海外華人中提出“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人聲稱要批評某些人身上某國人的固有惡習；殊不知其振振有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正是某國的最大惡習（此處或許有“之一”）。有願洗耳者便聽靡靡婉婉道來。

上世紀40年代，某大國的某偉黨開展整風運動，其中響亮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下簡稱為“批自批”）。從此這個“批自批”口號成為了該黨整肅異己和維其權柄的法寶之一，進而引導該黨走向不但偉，而且光和正的不二道路。之後這個運動以各種名目重復了多次，每次都批死一批、批瘋一批、批跑一批，還批乖了一大堆。

令人乍舌的是，凡是在重大場合提出“批自批”的人，除了要批評他人和要他人做自我批評之外，沒有一個人也沒有有一次是進行了自我批評的。更有甚者，但凡有待死之士敢於對提出“批自批”的人說出哪怕一句批評的話，其最後之結局必然會變成硬邦邦的死士。所以，對“批自批”的最佳說文是“兩批”，即我批你，加上你自批，不批得你俯首稱奴不會罷休。

本來“批自批”是被標榜為解決內部矛盾的，結果批著批著就批成敵我矛盾了。下面就出了“右派”、“特務”、“牛鬼蛇神”；上面就出了“叛徒”、“內奸”和那哈哈的。最昭然的例子因已家喻戶曉，此處按下不表；次昭然的例子便是地方軍頭被中央軍頭“批自批”，然後活埋，然後大手一揮“坑下留人”，然後小軍頭帶領部下感恩涕零，然後這地方軍頭在前線挨黑槍子兒，然後這地方軍頭就沒有然後了。可見“批自批”老早老早就有了，那時候叫做“批評挽救”，把多少人挽救到天堂去了。

之後有人為那小軍頭樹碑立傳，結果在一番“批自批”之後就被大軍頭丟簽子拍響案，罰之以罪名“以瀉硝酸翻襠”（某地方口音）。古有“每日三省吾身”；今有“夾著尾巴做人”；這些民族的新舊傳統被“批自批”統一起



■九份商店“小城故事”



來，成為了威權管制弱勢者的緊箍咒。後來還發展出許多新花樣，比如“思想改造”、“鬥私批修”、“靈魂深處鬧革命”等等。張飛和李逵要是還活著，也都被批成小媳婦了。

放到民間，“批自批”的市場極大。凡是要白手起家的，要打擊異己的，要唯我獨尊的，要羞辱對手的，要搶班奪權的，要撒潑打諢的，等等，都可以把“批自批”掛在他的破旗頭上，看似溫文爾雅，實則殺氣騰騰。總之，無論“批自批”最初是抄自哪裡，用在某國人或某國的海外居民身上，大都落得一個“兩批”的後果，即我批你，你自批。話語制高點就是這麼被佔領的。

新編解字：閥

閥字拆開就是門內人操戈，意為在特定範圍內大殺四方；原本有攻伐和門閥之意，也可稱為閥門。新解一個閥字，是指在各種門派和領域裡那種一句頂一萬句，九鼎駐一言之人，不是大尊大貴，便是厲鬼門神；最特別之處，是在門內可以指馬為鹿，殺伐果斷。

閥字組詞，前有軍閥、財閥、黨閥、文閥之謂；新編解這個閥字，可加一詞，藝閥，即藝壇上指點東西，拿捏南北，門內拍案驚奇，胯下非牛即馬的頂頭大範兒。藝閥周圍都有人吆喝著，但他自己的吆喝聲最大。

某國有個藝壇大閥，自尊彙同他尊，均尊為大師。靡靡記不清他的名字，但記得他名字的發音，似乎為“吹乳豬”。如何吹牛我聽過但沒看過；而如何吹豬我不但聽過而且親眼看過。老年頭裡屠夫殺豬之後，會於豬後腳處割開一個口子，湊上嘴巴就鼓氣吹起來，直到把死豬吹成一個大大長長的球；再放滾水裡一過，撈上來後拔毛，那才叫一個爽啊，片刻那個豬球便是錚光發亮的了；屠夫也昂首舉刀，做勝利狀，妥妥一個閥樣！

說回那個疑似吹乳豬，曾大言不慚地聲稱，當世當朝現而今眼目下，海內外中國人凡帶一個畫字的什麼這個家那個家的，沒有一人可以出其右，他吹氏乃是華夏第一家！

藝閥和文閥，二者風不同雷同，是可以觸類旁通的。他們的共同點是可以指馬為鹿，點金為石，反過來也一樣，只是在適當之處要打上引號。他們說你是抄襲你就是抄襲；他們說你是胡編亂造你就是胡編亂造；他們說你是低級層次你就是低級層次……只要把門關好了，把戈操穩了，上下左右齊伐！

凡閥者都有一些閥的資本，他們或有槍有炮，有兵可調有將可點（軍閥）；或造過反揭過竿，佔過山當過王（黨閥），或以財鳴鑼以錢開道，富可敵國油鹽不進（財閥）；或文可“攬月”藝可“摘星”，跟班一群小鬼一幫（文藝閥）。這文閥藝閥們別有一說，他們斷不可忍受他人獲譽高於自己。曾幾何時，某國某作家獲得一個全球性殊獎，這可如炸開了馬蜂窩，海內外一大幫閥們急得跳腳，拿著“哈勃望遠鏡”在其小說裡翻找“反物質”和“黑洞”，一時傳為痴話。

還有一種閥，自己並無三兩本錢，全靠拉大旗做虎皮，狐假虎威。好比某國那個從野雞大學出來，名字發音為“麟猥萎”的，其言語頗有娓娓之聲，其論點卻是呼山嘯海。什麼“清場式領先”，什麼“24小時內炸沉所有敵方航母”云云，真是閥到他姥姥家了。此“新編說文解字”，也是借個大話題拉扯些小家常。言猶未盡，拋磚引玉罷了。（甲辰七月二十有八）